

大衆文藝叢書

同志之間

高立 著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人物

二班長：（二十七歲）

吳之榮：（二十二歲）

張德全：（三十歲解放戰士）

劉正其：（十八歲）

指導員：（二十六歲）

三班長：（二十五歲）

三班副：（三十歲）

趙瑞：（二十四歲）

李林祥：（二十歲）

通訊員、工兵、及敵兵若干

第一場

幕啓：東方發白了，大隊過去，還可聽到一兩聲馬叫。緊張而矯捷的音樂，漸緩下來，趙瑞肩槍，慢騰騰登場，不時向前張望着。

趙：這隊伍走的真快呵！（看着大隊的尾影）你走的快——你就走吧！我也不能下命令叫你停下來等我，咳！（放下背包）反正是跟不上，歇歇腿！（坐下，索性躺下，回腿伸手舒服的伸張一下。）嗚呵——

（李林祥拐着走上）

李：（高興地）休息啦？

趙：呵，休息啦。

李：喂！隊伍呢？

趙：遠了去了；追不上了，歇會吧。

李：歇會？別；走吧！一會，又叫咱們班長不高興。

趙：（觸着心病）不高興？他不高興？我不高興的事多着呢！（瞧李神情不定

（哈哈……瞧你小胆鬼。（將李拉倒）歇會吧；天亮了，也快宿營了。

李：唉！（無可奈何地）你……老趙！你沒聽班長講呵，連部儘批評他，說是叫咱們把班的名譽攪壞啦……

趙：咱們也不是故意挑皮呀！實在跟不上，有什麼辦法？像我這氣喘病根子，一累就……（咳嗽，臉紅脖子粗，李上前與之捶背，趙鼻涕眼淚一大堆）唉呀！真够噲，又過了一關。運動戰運動戰，我不怕戰，就怕這運動。

李：那咱們稍歇一會，馬上趕隊伍。

趙：看嚇的你那鬆樣！班長又不是老虎還吃了你？

李：不是那，班長那怪脾氣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

趙：他怪脾氣？——我脾氣比他還怪！哼！別的都好說，跟我擺老資格呀，我就不吃他那一套！成天價吹鬍子瞪眼，罵罵咧咧，他憑什麼？老子革命是爲了老百姓，又不是給他幹的！吃他那個？哼！……

李：他是班長，都就着點，就對付過去了。

趙：我說老李，你這就不對！原則問題還能讓呵？革命隊伍不興他那一套。喂

！你說，班長在領導方面你覺摸着怎麼樣？

李：那很難說，……

趙：是吧！就難說了吧！（小聲的）指導員批評他多少次啦，就是不改……

李：可咱們也……咱們走吧！再歇更趕不上隊伍啦。

趙：沒啥，歇會，抽袋烟。（掏烟與李）老李！我看你情緒不大高，有什麼心

事吧？

李：（趕忙解釋）可沒什麼心事，誰說？

趙：哈哈……還瞞了我？真沒有？你小子坦白坦白！

李：我說沒有就沒有，你可別亂造謠言。

趙：對！我給你造謠言，咱可是這麼着，對吧，革命要革到底，可不能半路上出故障！怎麼樣？我這話說到你心眼裡去了呀？

李：（認真地辯駁）就不是那麼會事！我，我……我是覺着咱們班長的脾氣，我……

趙：別說了，紙糊的窗戶，一點就透了。可是這麼着，林祥！咱們革命是為老

百姓，也是爲咱們自己，又不是給他班長幹的，可要站穩立場，別一下子磨化不開，就……你別瞧我犯點小毛病什麼的，這方面我看的清楚，（內心矛盾）有時候想起來，心裡七上八下的，幹了二二年了，還是長着翅膀——非黨員，人家支部一開會，我這臉上一陣紅一陣白，那滋味真不好受！我也想狠狠勁，進步——……

李：咳！

趙：喝！你瞧二班長他們來了！

（二班長扶解放戰士張德全，揹兩枝槍，張拐着，二人走上）

張：班長！我頭發昏！光想栽跟頭。

二：那咱就歇一會兒。

張：班長！儘麻煩你，我心裡……

二：（發現趙、李）哎，老趙，林祥你們倆也掉隊啦？

趙：喝！二班長！（李也招呼，親熱的拉二、張）休息會兒。

二：好，休息會兒。（把背包解下與張）坐。

張：班長，不用休息啦，我心裡可難過啦！班上同志們都挺好，誰也不掉隊，叫我一塊臭肉壞了滿鍋湯！

三：（誠摯地）老張，你真有個主觀勁；你要強，可是你才解放幾天哪？要是老同志，再也不會掉隊。（趙有點不自在）除非像趙瑞同志，有氣喘病根，沒辦法。

張：不慣真受不了，以後也許就好了。

二：休息會再說。（趙、李也說：『休息休息吧！不遠啦！……』）

張：不！（拐着向前走）隊伍一走，就更追不上了。

二：（扶張）你，這同志個性挺強。哈哈。（張吃力地向前走）

趙：真不歇會兒？

二：那就走。老趙！林祥！休息一下你們也走吧。來，你們的東西給我吧。（去拿）

趙：（李同時）別啦，二班長。

二：你們班沒人跟你們走？

趙：唉！我們這是沒娘的孩兒！

二：又講怪話啦！（與張下）

趙：林祥！二班長真是這一份的（伸大拇指），連裏也誇，團裏也獎，真有點老大哥的味道。咱這個班呀，比起二班差粗了，我真幹不上勁！

李：咱們走吧。

趙：好！（立起，脚有些疼）呵喲！不行——（又坐下）走不了，有什麼辦法？

咳！（心裏有了氣）不走了！

李：那班長，回頭可受不了！

趙：受不了？他越尅我越挑皮！他敢把我怎麼樣？我不犯大紀律，他還能槍斃了我？……

李：可別那樣！你那麼鬧彊扭可不好！

趙：哼！我在班長手裏反正吃不開，他總看着我不順眼，不信任咱，喂！雞巴的，還說我打仗不行，他才來幾天？他見過我……比他不含糊，告訴你說吧！我早不打算在三班呆了，沒雞巴意思，論技術論課目論政治比他差的

了多少？吃他那個？

李：可是……走吧！叫班長……

趙：咬不了老子的！（索性歪倒睡起來）

李：走吧！（趙不動，無可奈何的走至土坡上）哎！誰返回來了？（急趨趙前

）老趙！

趙：呼呼——（打鼾）

李：（急）快起來！（用力挽趙，趙吓一跳）

趙：呵呵？（囁怔的）什麼事？

李：準是班長返回來了！

趙：草！就這呀！（揉揉眼，呵欠）呵——唔！來吧！大概是替咱們攜行李來了。

李：你快吧！少不了又挨一頓尅！（拉趙）走走走！

趙：走！（疲憊的）走！

李：脚更疼了？

趙：我給你揸揸槍吧！好歹我是老戰士，比你多吃幾天小米。

李：不用啦！（二人前走）你看！是咱們班長，走的那個兇勁，來啦！

趙：來來來！（拉李）好漢不吃眼前虧，閃一閃。

（三班長在內喊）

（三聲）：趙瑞！李林祥！（二人隱去，三急急上）

三：趙瑞！李林祥！（不見人）哎？二班長說就在這兒嗎！怎麼不見了？碰見這樣的戰士真頭疼！

（匆匆下，趙李急出，欲走，三返，喊上）

三：趙瑞……（上前拉住李的背包）你們啞叭啦？裝什麼洋蒜？（擦汗）你們搗什麼鬼？那個叫你們隨便掉隊？

李：班長，我脚上打了四五個大泡，實在疼的不行了，才……

三：什麼疼的不行？先說清，光跟着人學挑皮可不行！（用眼白趙，趙故裝不知）嘿？

李：不是挑皮，班長，不信你看看，（舉脚）實在是！

三：（看脚）瞧你這個髒勁兒！把脚燙一燙還能打泡？還有什麼道理講？

李：走一宿，又沒開水……

三：沒開水，你又不是三歲的小孩，剛來三天，也就想擺老資格啦？沒那麼好事，革命就是得吃苦的！懂不懂？

李：我是說沒柴火，走一天路，不慣，骨頭就跟散了一樣，……

三：得得得！別說了！又是我班長照顧不好，打幾個泡也不值得那麼嬌氣！人家輕傷還不下火線呢！像你這還行？這不是當老百姓，這是軍隊知道不？

李：知道，班長。

三：趙瑞！

趙：有！（立正，準備挨尅）

三：還有紀律沒有？

趙：是！

三：誰叫你隨便掉隊？你還是個老同志哪！這樣下去還行嗎？

趙：我跟副班長說啦。

三：說了也不行！你也給新同志起點模範作用，光會挑皮搗蛋！

趙：我……好！你說我挑皮搗蛋就挑皮搗蛋！

三：你還不服勁兒啦？

趙：我這氣喘病根子也不是一年啦！班長，你給我治好病，王八旦願意掉隊！

三：還找什麼理由？你說你掉隊什麼企圖？

趙：嗯，我腳疼。

三：你也腳疼？我看看！我看看！

趙：（被逼無法）看看就看看！（坐下，把腳翹的高高的）看吧！

三：不青不紅的，我看你是成心搗蛋！拆咱們班的台！

趙：班長，我想拆咱們班的台？掏良心說，我還想爭取模範班光榮光榮呢！可

是……

三：別揀好聽的說啦！走走走！你倆別找什麼邪門！別覺着不離兒不離兒的，噹噹咕咕，都像你們這樣，我這班長還怎麼當？走吧！

（李一拐一扭地走，趙也拐着嘆氣）

三：我的老爺！走快點行不行？（李加快脚步，趙仍不緊不慢）你是怎麼回事？你裝什麼傻？走！（推趙一把）

趙：別來壓迫式的，班長！（軟性反抗）栽到你手裏了還不行？

三：走！我管不了你，有上級！回去再講！（推趙）走！（趙索性站住，推一把擲一步）喝！（用力推一把，趙打個趔趄）看你走不走？！

趙：（翻臉大叫）班長！你別逼的啞叭說了話，屎克螂急了還整人哪！

三：你挑皮我非治治你不行！（用力拉趙）走！（趙被什麼絆倒）

趙：班長！你壓迫人哪？（膝磕碰破）你，你打人呢？

李：老趙，班長，……（無所適從）他，那我……

三：你走你的！別管！

趙：班長！你打人哪，革命隊伍裡興不興這個？

（指導員揩兩枝大槍上）

三：我可沒打你，你別亂給扣帽子！

指：這是怎麼回事，嚷什麼？

趙：指導員！班長隨便打人！

三：你說打你就算打你，你說罵你就算罵你。反正挑皮就不行！

指：你怎麼能這樣子呢，三班長？

三：指導員！（氣急敗壞地）我，我這個班長沒法當！他這麼血口噴人，李林祥也在這兒，我什麼時候沾他一指頭？裝頭痛裝腳痛挑皮掉隊……

指：好了好了，回去再講。趙瑞，又怎麼啦？老毛病又犯了？走了一夜，誰都一樣疲勞啊！把槍背包拿下來，慢慢走吧！不遠了！

趙：指導員！我心裡有冤屈，我在三班呆不下去了，我……

指：好好好，回去咱們談談；現在先完成行軍任務。

趙：那，你別忘了。

指：忘不了！把東西拿來！（上去解背包、槍）

趙：我，自己拿吧。

指：林祥，來，把東西給我。

李：指導員！你身體又不好！我……

指：我慣了，不算什怎。（把東西拿下）好，走吧。

李：（趙慚愧地）指導員！……

（二人注視片刻，下）

三：咳！真他媽沒辦法！

指：你怎麼老是對戰士們要態度呢？連續行軍，連夜趕路，有掉隊的也難免；已經掉了隊囉也不行。想辦法把被包什麼的給他拿拿，就能趕上啦，他們也是够累的啊！

三：指導員！你怎麼這麼說，他們累，我就不累了？真是走不動了，病了，那沒問題；他們沒病沒殃，成心挑皮搗蛋哩！我還不知道？他們……指導員，這一下子，非把他們慣壞了不行，以後行起軍來動員大車給他們拉行李好了！

指：不是這樣的，發脾氣不能解決問題，只有越鬧越壞，當幹部要關心戰士嗎！只要全班情緒高，任務才能完成的好，受點累也是應當的。你呀，有時候把戰士們看的太壞了，只要好好的幫助他們，他們也願意進步的！

三：指導員！我跟你彙報過多少次了，趙瑞他就是成心跟我挑皮搗蛋，我還看

不透他？！

指：你看透了，你應該幫助他啊！應該把關係搞好呵！

三：指導員，你這麼說，好像我不願跟他搞好？！他這幾天背後嘵嘵咕咕，我要不管理緊點，說不定早發生問題了！我要不是爲革命負責，我何必……

指：你工作負責！很辛苦，組織上知道，可是在方法上，要好好研究研究；單純消極防範，發態度，這也解決不了問題。

三：好！指導員！那咱按你的辦法做，可先說下，發生了問題我可不負責任！

指：你這同志，幾次和你談，你總是認死理，二班裏挑皮戰士也不少，後來怎麼轉變的？我不是同你講過嗎？

三：對象就不一樣着哩！我們班，你不用紀律鎮壓，什麼也行不通！

指：你這同志太不虛心了！好吧！咱們以後再談，走吧！

三：（看趙李背影）指導員！你看他們走的多快？不是搗蛋玩嗎？走吧！別叫他們拐了彎，走！快！（背行李）

指：好！到宿營地，我找你研究一下你們班的工作。

（三急匆匆下，指導員亦跟下）

——幕——

第二場

景：屋內，擺有長櫈，洗臉盆，桌。左有炕。

（二班長扶張德全上）

張：班長，您真是辛苦了！什麼都叫您給揩着，一路上還直攙着我，不是到了革命隊伍，做夢也夢不到你這麼好的班長呵！要是還在頑固軍那邊，早挨上揍了！

二：這不算什麼，互相幫助是應該的。老張，你先到這個屋裏躺躺，一會找到房子再回班。我去找點開水，把腳給你燙燙，明天走路就輕快了。（二人進屋）

張：班長！我心裡真過意不去……你歇歇吧！